

六典通考



亦

與

進

者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刑典考

歷代刑典

魏文帝受禪議復肉刑會有軍事遂寢時有大女劉朱搗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尙方因是下愁毒殺人減死之令又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嬪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青龍二年詔曰鞭作官刑以糾慢怠頃多以無故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又令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四年詔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

罪具獄已定非謀反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
當文書俱上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所著法
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須劾捕故
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
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凡六篇商君傳習爲秦相至漢
承其制蕭何定律益事律擅興廐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
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
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
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代有增損
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
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

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
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用
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
言覽者苦其繁於是詔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奏
曰刑法者國家所貴重而私議所輕賤獄吏者百姓所懸命
而選用者所卑下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律文
煩而事比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
二丈論附輕法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論附重法
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帝乃復下詔改刑制命陳羣
劉邵等刪約舊科旁采漢律定爲魏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
四十五篇尙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畧曰舊律

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掠恐喝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掠律賊律有欺謾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詐自復免事類眾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律囚律有繫囚鞠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臨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所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贓律盜律又有敦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其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

脩舍事故分爲擅興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
廐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
行有小愆乏及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之罪腰斬不宜
復爲法故復別爲之留律秦代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厨漢
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故除廐律取
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騎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
變事以爲變事令以警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爲
警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
償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爲償贓律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
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
劾者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

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繫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敎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有七各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腰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污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鬪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仇所以止殺害也殺繼母與親母同防

繼假之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兄姊加至五
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
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
棄市之罪斷兇強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家人乞鞠之
制所以省煩獄也改郡縣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凡
魏代所改大畧如是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
已出之女母邱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通
表魏帝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
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
沒爲官婢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爲女有
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服而父母有罪則

迫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產育則爲他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爲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詔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煩雜科網太密命賈充鄭沖荀顗荀勗羊祜王業杜友杜元凱裴楷周雄郭頤成公綏柳軌榮邵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辦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贓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

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
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
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
之條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
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
娶之要一以下聘爲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

罪也凡律令合三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二百言六

十卷故事三十卷

胡寅曰明于經訓乃能用法徒習法律而無經國化民之本李斯所以亡秦也觀魏

所以存不係于有律博士則其所以亡豈係于律文之繁省乎衛覬所言不足稱也

晉太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武帝親白臨講使裴楷執讀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頒新律其後明法掾張鑒又注律表

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是以經畧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眾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僞請賊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其法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不離於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不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體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倡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眾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

攻惡謂之畧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
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
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
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鬪皆爲賊鬪之加兵刃水火中不
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逕射不得爲過失之禁也都
城人眾中走馬殺人謂之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鬪鬪
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贓因
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治似故縱持質似恐喝此爲無常之
格也意善功過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罰不過十四等死刑不
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
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

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罪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強盜不自知亡爲縛守將中有惡言爲恐喝不以罪名呵爲呵人以罪名呵爲受贓劫召其財爲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卽不自與爲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爲盜贓輸入呵受爲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爲擅賦加毆擊之爲戮辱諸如此類皆爲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

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訴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貞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卽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卽奴婢捍主主得喝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贓五疋以上棄市及燔宮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

卽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元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取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輕重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芽之微致之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

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也故爲勅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凋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準法律之義也及劉頌爲廷尉頻表請復肉刑曰今死刑眾故非命者眾生刑輕故罪不禁奸由肉刑不用所致也爲徒者作役山谷志不聊生皆爲盜賊其富者輸財計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爲法若此道未盡善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于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日煩議者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奸聖王之制肉刑去其爲惡之具使